

大題三萬選

滕文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一章

示模奇藝 錢振倫

大略之不見諸侯以道之不可枉也夫陳門引志爲勸未知尊尺之無一定也夫未知枉直之不生者也兩引昔聞以折之愈深哉春秋時柳下惠三黜不去適其特論以直道枉道爲衡直非直則不容於時困患之然然然當其特而勸之去者無如之枉者則是非之見而明也至戰國而風斯下矣孟子非不見諸侯也情不能無故而往亦不能昧心而從陳代久列門牆是其弊發於此豈似東道適高而坐夫王霸之業者又恐一人之言未足取信且引志曰枉尺而直尋嗟矣士君子年少氣盛急於自見顧思借徑以挽功名而立身一賤蓋事反戾執非此說隨之屬予哉然而聖語以直且可爲枉不可爲而彼不取也則豈不借鑒於古人昔者齊景公田招之不至且快其依勢作威之術至寶之將殺而不謝彼豈好爲捍綱旋誠以招以皮冠往焉謂之守官招之以牲往焉謂之惠職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其死其元非志也凡子之言也今一見之則直非其招不住者不待其招而轉可往於且枉且猶義利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執何利之見方謂有屈可以常伸爲之顛倒其詞曰枉尋且尺而利亦可爲其得如舍心未必取情折國翻成夫算而凡陳苟且之謀者其跡啞然自笑也已然而僅語以枉未及尺且未必辱而使猶不悟也則豈不借鑒於王良昔者胡于使宰奚來良乃請辭且達其前後反命之詞忽題爲戰工良工而不解彼豈好爲陷情哉誠以爲之範哉犯擊不據一而非辱而之說過罪戾十而非榮不夫其然矣夫知破非志者詩之言也今一見之則直御者之所羞者在陳者而反可從乎且枉且猶周比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充堂比之情漫謂忘身所以濟物爲之直窮其辨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俾知屈節從聞貽懷彼前豈有成功而凡作離本之論者其更啞然若楚也已所可計者孟子以五霸爲三王罪人而公孫丑論當路行道即王霸並稱今陳代復以爲說其實王霸即直枉之分非小大之別戰國之時士之感溺於功利者可勝歎哉

陳代白

一名楊姬

有深慮於時勢者不妨姑伸其說也夫戰國時之秦勢者多矣陳代之志殆亦有感於當時歟且古今之賢之節不知者不得而窺之而古今之賢之節不知者每從而議之非真不知也但於勢之無可說不妨姑借其說以相參通於時之無如何不察故激其詞以相戾豈真善觀時勢下一觀其侈口而談覺欲決而不入敢遂決者乎流露於商確之間而不能自己矣今夫神機之大不可以一日或緩而時勢之為不可以一言或妄乃轉至戰國何好為談論者之多也疑也任則有周蔣昧所養則有公孫並隨時俯仰每爲無稽之論說以淺測夫賢豪勢爲之亦暴勢者自爲之也斯亦見之不達也既傳會則有彭越張敖掛則有公都子與倍浮沅每惡無謂之游談而各陳其臆見時爲之亦林肘者自爲之也斯亦識之甚早也無則人之輩已於言者大都爲時勢所囿也乃陳代而人有言也何居大抵斯人之於勢也揣摩之久知其有不容操反指而獨怪大自爲者之不知所變也故含意待叩欲以一言探其進斯人之於時也權衡之審知其有不可固執者而獨惜乎守拙者之未觀其道也故振振而進欲以一言破其疑此陳代之言所由來也人當度勢之餘其知之也既深其言之也必當若陳代之言果合於度勢者乎夫人世得失之效必經數十年之閱歷而始悟其轉機代而善於度勢也變化於勢之中而無容少渾即較量於勢之內而不得稍相合一己之所願償者而深慮之而復知斯勢之從違有不可說焉抑故依何往便對面大而大放厥詞人當審時之復其辨之也既詳其言之也必合若陳代之言果善於審時者乎夫古今學養之功已經數十年之講求而終嘆大哉哉代而善於審時也勉效于時所尚而罔敢或乖即共遂乎時所趨而毋庸過激舍干晉之所操守者而深惡之而復知斯時之可否有不可膠焉者故振振闢辟撫身世而不勝慷慨進微其言特自枉而已代亦善於時勢而非真如聖賢者也

蘇軾勉陳英武道人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約選集 歷代題

有謂不虛一見者因神王而先善其大焉夫苟可一見孟子非不欲火有為也代則謂今有不虛一見者能不抑大者先善其大哉且士君子生今之世每以見非所見為憂者愈殆謂今非大有可為之時耳不知見非數見儒生不必受王侯之顧而見非徒見天下即以觀王道之行彼規規以細行自矜而謂一見必謹焉者何不撫今而先善其大也不見諸侯宜若小然蓋有大焉者在耳而謂吾能忘情於令哉吾能忘情於令一見其必以見為徒見而欲與機橫肆閭者分謗則見之而或以損不見之而或以益而今不設是禮也但使少距千乘固有太異於一見中者即有大國於一見之外而箕山潁水之風非今所望矣必以見為數見而欲異數琴曳耒耨者固謂則此亦為能為吾不見亦為能為亡而今無容過盛也但使微甘庶卿國大有歸於未見前者即大有成於一見之後而伊周望散之遇於今可見矣今一見之猶得謂非大有可為之日哉而吾因於今之時度今之勢五百年運會有期至今而已際其期所患者自執其見不能相持一動斯而瑞文武之治終墜耳苟因時之大可為而於今而報莘野之耕即於今而罷磻溪之釣安見王澤規彘而國官不可以復作七百年名世誕生於今而更處其異所患者自處其師不敢東顧一出斯來龍揚水之風莫枕卑苟思勢之大可乘而以一見作東周之思即以一見懷西京之威安見王迹隨熄而禮樂不可以復興大則以王有虧然者吾雖雖不於言事功吾儒亦何必恨章事功至於替漢王化而召索郵蘇一見而遂沛其香甘雨和風一見而並呈其建照祥之象不日而成此人所謂黜稱其大於今已覺躊躇滿志矣吾人雖不苟談治術吾人亦何嘗不親治術至於黜蘇王舉而仁義必陳一見而措施皆畢錫之指者淳熙施一見而刑賞皆忠厚之至太和之象無遠弗屆此吾所由欣慕其大於今已為幸然高望兩合觀小則以觀皆可於一見得之亦何不撫今而自為慶計也

今一見之

本稿 駁連梅

欲大略之一見諸君若及今而可失焉夫孟子之言其於一見
而後代猶焉之則若以及今為事可失乎曰士君子之於勝長
時也叩門而不應耳而于進者猶且執其執而待一見
顏色以為快況乎及於其時而不可再矣夫屈節受辱不須於
更舉其心之末已何足足而不前也天子之於小節而不見諸
此推之之末已何足足而不前也天子之於小節而不見諸
之日哉哉昔者我周之世今之世今之世今之世今之世今之世
胡弗見龍而起今之世今之世今之世今之世今之世今之世
矣自為其執為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孰有所不得已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則亦其執其執其執其執其執其執其執其執其執其執其執其
之年強半銷沉於故廢以夫子學成數用設平國建取之階落
者何客合以至於今乃進之又久光陰之往再如斯而始思快
進進一作降心之氣當斯境都應太息於夢見之志矣也無往
難也難也難也難也難也難也難也難也難也難也難也難也
而一鳴也代猶焉之夫子彈冠履之身世遺遺之故大都貽誤於
備以夫子名世自期今早達達之困溫溫者何無以至於此
乃表此安窮履會之遺流日甚而始欲求其端一也試掌之
矣其尤者亦各於相見之日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心觀望而待時清執若進退而進知已達焉而一舉也代猶焉
子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
特達以為其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
則席矣尊乎不尊見必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執
長得而後王侯名則所通則人亦敬焉一升堂而屈半堂故且
達而日三接亦可於一見決其機向無所見而今忽見之則以
一而解其思九州而事百君要可一見現其機王霸之器在自
為之而何以不見焉

大則以王 王霸各有所以時賢固心擬其過也夫王霸固有所以而不知以

文海集 周相續

王霸各有所以時賢固心擬其過也夫王霸固有所以而不知以
王霸各有其過也夫也小也代乃心之而特為假之曰且士
一出而天下皆引重焉豈可以本之學動王公而取卿相哉夫
世有大用則大效居小用則小效是深淺異致也近遠殊施也而
德之懷感之與有立決之當前者則其所扶持者素也不見諸
小已而見諸無所以哉誠意正心此身即不立王應此性早
學而為善道卜行藏必極之危危危危危危危危危危危危危
生即不師其智此中宜之動名為養生謀生故當此當此當此
而寄託深矣予王也霸也均有所以也則試以一見之使而程
其大小之效猶七國之開儀以古而得若秦以掌而得國機機
機機之技五尺差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
一見觀大道之興也夫也夫也夫也夫也夫也夫也夫也夫也
起以思而得其功好大之使當代名高矣豈君子長民補世不
學術以著事功功於一見下小試之期也小則以霸也初名有不
必避之嫌而但審其得之何如哉觀令東山之流言不思而家相
以小嫌自介則辭子以明辭辭而為定洛邑之官德堂身之射思
未忘而仲父以以小嫌自介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初功名不世出河極生平快事武職固崇王之至意近切小利
有弗廢勤王乃國爾之先都中禁會盟有不事志大志小非其人
任其求物色於風塵何必處事推之弗廢道際有難自主之權而
但問其處之善否假令有年之微特無所關戶終以十和弗則則
衡之德不顯何以辨知覺於天民去泰之基道無期矣必以五羊
自於則顯君之烈不著何以辨知覺於天民去泰之基道無期矣
人分內耳大則臣主以仁德而仁德而仁德而仁德而仁德而
以不通於齊則秦功不難於一旦為王為霸可拭目俟矣生靈
於遠近何至然吾道之終終之曰枉尺直尋河有閭閻言也而拘
不見之本節都代為其知
筆有堅亮

且志曰枉 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錢道真 大

引古語以明可為時人之見淺矣夫枉尺直尋之說聖賢宜為
此陳代欲孟子之見諸侯也故引志而明其可為故若曰前事不
忘後事之師也士君子行其義之當今既見其功業之不費考之
往古信其權衡之非虛此其執有彰明而執者若使斤斤焉自
守已見以示平裁之獨政也夫亦可以不亦矣如一見而致王霸
也非今所稱道不虛而欲踵而行之者其天壤懸隔若此惟於無
王諸下果者將數於無窮流連往來而無所歸之難矣夫無
之操化為木木之為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松靈來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
曰立說可證伊周之業說而即其管晏之功其難信之然非予一
人之私言也古也有志直達志達之謂之大言矣夫小言者微之
前志夫直達有難言焉豈足以動人世之方其其其其其其其
已舉從未之事而前直達心將審行權並可彼一時之動否然
然諸掌機而執得執矣足以資人引伸舉重舉輕且以供人審擇
夫是以津津樂道自謂操術之獨工而於為得計也則利不深
痛拘墟之害故而動以轉機也可曰卑之無甚焉論如枉尺直
尋之說是斯言也先民是枉古訓謂式是直若機權之術也
權衡門祇當平度思出其金玉錦繡而創為是言以策其愚者
乎人豈若龍蛇變幻之聖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而借為是言以炫耀流俗者乎豈服膺之遺厚而降心相從大其
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富長環諸教泓水之上奉國以從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猶不
足為其混今日有負道依微長談而求無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彈指士各有志或思有欲矣他如鼓琴而文相叩吹笙而列王門
知遇之隆人難擬之隆天時人事之變而不可言為龍就龍恐
客感梓以相來而從違之勢不能自主所云斯人不出如蒼生何
乎夫人當急欲自用尚欲兼權或計於其間謂功名可以立就而
不妨少自貶屈焉則枉尺小而直大猶未為其所守也夫子可以
出而見諸侯矣

乙未江西 許廷桂

為計枉直者挾言利之弊不妨甚其詞以相證也夫僅執直尺而不顧枉尺是言之徇乎利也第以利害何妨善其言以相證乎且人苟意有所徇每執舊說以藉口而不悟其為非自識者視之正欲如其意以窮其說益計較之私難審而理欲之辨已亦必欲含理而後欲明其所計較者尚有未滿之望而假言所至何妨極一說以相證也如人有枉尺直尋之語斯言也意在直乎意在直則直尺將必變一豈不在枉乎豈不在枉則枉乎亦善情也何不害枉乎直尺而僅言枉尺直乎善哉言之役利起也天下得夫之數雖發守利者熟察其多寡之孰勝而細以相衡蓋聞惡之深不禁言之甚切也而不謂儒生之出處竟引此私心之偏度以濟兩關名義之礙人世取舍之幾惟直乎利抑制斷其侵蝕之何如而互以相較蓋陽學之素不覺言之甚明也而不謂士人之進退竟假此句敬之善雖以蹈一時譽價之習且人是非之舉不容或昧也邪正之辨不容並立也而直之必不枉枉之失大直并不以大直論也而何言大枉尺而何言大直乎善哉言之役利起也然而充言利之意枉尺以尺為度不勝其屈且尚以尋為度亦覺其營何也第惟利是視不必相繩之大嚴也然而極言利之情枉必如尺流於枉者將有所不遺且必如草芥天直者更有所難期何也第以利是趨何其取途之大狹也則且變其說以相加而枉且至於尋直僅得大尺謂功取多方而利之端乃不暇非故為放論也姑以為利計一為枉尋直尺而利斯存不窮究其端何以箇言利之願而取懷而于利中固有此獨佔之權備則且甚其說以相證而枉雖尋不為多直雖尺不為少謂將來多悔而利之數乃靡運非好為誇談也既欲為利較必至枉尋直尺而利始盡不惟極其數可以挾言利之心而盈量以加利中固有此充類之意境亦可為與何子之亦以利害也

利有由於枉之多者不得謂之非利也夫枉尋直尺是不知枉尺
直尋而利也則何妨為言利者極微之今使言利之人而
必計較夫屈伸之數也猶非急於謀利者耳惟果得天利之所在
而屈伸之間不必論多寡之數不必拘察所屈者善於所伸而既
有謀利之見於中未始不有利害矣如以利害是但知有利而
不問直者若何但知直之有利而不問枉者若何也顧斤斤然曰
枉尺直尋也哉後操一格以入夫利之途而枉必以尺斷乎尺則
不肯枉直必以尋未及尋則不謂直是未如利之變局也天下固
無此有定之利也後操一說以窮夫利之變而以尺計枉之數
豈得言利以尋計直之數豈得言利以尺計直之數也天下
固無此有定之利也夫天有不枉尋直尺者枉而曰尋所枉多於
直尺者非利耶年窮而後之端其損吾身名者何限枉尋而不過
直尺所失之重不辭人所得之輕而為云利也指曰有利百計之
國雖僅獲天一時之暢遂令枉尺直尋者見之不勝其太拙乎
則一言枉尋直尺而其利也幾何降志辱身之事其取彼富貴者
何窮枉尋而已有直尺所得之一彈不若夫失之什而豈無利
也如其有利多方之財抑亦得夫一日之展舒令枉尺直尋者見
之不及計其同心乎則一言枉尋直尺而其利也如是夫言利而
約之至於直尺解不疑其利之太微吾謂論事而不求利則已耳
詢如子言既有意於直尋之利者乎今人奪其說而端之謂利之
鉅者固利即利之微者何嘗非利也則不妨約而指之至於直尺
而利夫言利而卑之至於枉尋直尺解不鄙其利之太薄吾謂論
事而不謀利則已耳信如子言既降心於枉尺直尋之利都平今
每如其說而子之謂利之厚者固利即利之薄者何嘗非利也則
不妨卑而論之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矣
清元大來機神獨到是能究心於集虛齋小題而有待者

窮利之弊不妨推志言而極之也夫枉尋直尺志言固不若是甚
也然未始非求利者所至焉故孟子推而極之曰子據志而言枉
尺直尋者以尺計枉以直計尋耶然使利在枉尺不可易尺而為
尋利在直尋不得易尋而為尺則是利中之境有盡而求利者之
心亦有無限也而且知志言可步進而曲盡者如以利極為利計不
必為枉計也何必即枉者以泥之曰枉尺如以利極為利計不
必為直計也何必即直者以執之曰直尺則由枉尺而窮枉之
弊則由直尋而窮直之弊則其窮枉之弊而知尺有利尋亦有
利枉不至於尋不止也則直窮直之弊而知尋有利尺亦有利直
不極於尺不已也蓋人苟心嚴取舍必有不計於枉者尺則尋
也亦何貴於由尺而後之抑有不求乎直者尋則尺也亦何取
於由尋而後之也是非非不多而介然自得可勿問枉有所增
直有所減而人苟志便紛華榮不恤其枉而枉無止境並非謂枉
與直相當也亦第求其直而直有幾何並非謂直與枉相當也計
得失不計公私而險惡多欲正勿謂枉者宜少直者宜多吾乃知
志言之有窮而究無定焉志曰枉枉枉枉因直而伸也志曰直直轉
因枉而屈也志之言者而天下之營利者遂振志之言以為富貴
其所為枉者而以尋直之因其所為直者而以尺量之矣抑知志
言之可據而究難據耶志曰枉尺枉尺不止於尺也志曰直尋直
尋不及乎尋也志之言出而天下之逐利者遂振志之言以為富
貴其所為尺者而以尋直之反其所為尋者而以尺量之矣由此
而究顏至盡覺枉不充於尺者亦且不竟於尋直不足於尋者亦
且不足於尺謂之有枉無直可也縱欲賤賤於斯而極猶得曰宜
若可為與無則枉尺直尋斷乎不可矣
以微言詮虛神固由才大亦由心細義疏精詳有典有則

趙簡子之不伯利為述其故事焉夫簡子應何足知王良若
良之不為讓讓要伯利之心乎且故學之世一龍過之天下也
大臣說通乎簡子以竊其隱臣說通乎簡子以納其察又其下有
提通乎簡子之說以伯利而意反有小人揚之援其譽術之長而
若與世通者與世通者偶為夫道就隨時之舉示以不阿時正之
風將以是為當局也不然何怨早怨充者使人不測如是邪然則
趙簡子說通乎昔者趙簡子也趙氏有賢美又說通乎簡子者皆小
人也當是時昔者舉國聽於趙氏趙氏人選人任其善惡故微利於
晉者必附趙簡子微利於趙氏者必先附趙簡子昔者趙簡子使
王良與奚自射不為良幸也王良大王良非所稱昔者趙簡子使
交簡子大夫以既非任意以史微得簡子其有師承又難擅情
而舉意若夫奚自為良良豈不知者使來之舉良之宜即不無
至終日不獲獲良良豈不復置辨游身引耳胡為國或告而請
復言觀於美之盛良良思良良而良良自得其為也良良之其
矣謂流絕無淫滑而游移其受役於哲士而不知其忽部而拙
工者良良使之屈其引為知已者良良使之伸我而後先變
幻之情舉其習而簡子應之如響安知有隱為善者此
亦天下之極可嘆者也志士自命非凡而有主之周周旋於世
而各當其先不妨於斯者已據解之端其微能決於辭非據
乎請之心而舉簡子之會獲之多不必計通之說不可安夫固
有取足據術者也此亦天下之最難得者也終日不獲 與來者
良也一細而獲十與來者猶是良也前流復獲反獲若此奚始謂
從禽之獲謂有良而相得益彰耶為非簡子堂來使命良不自
道其獲不獲之技即時所云不失其驗舍夫知破之說不期其既
取笑於良而不悟耶然則良之不阿良亦非能說我馳驅而已矣蓋
不為擇倖之行俾知迎舍人情我輩原非無其權而年之落落
合惟此半生而無纖毫不能成於心大王良為飛與與簡子巡
原自通耳簡子勢使善雖而不能得一掌來之人也亦爾何哉

或以吉王良 良不可
強母養 父子

以一言而之。良而不可不察。不易矣。夫以此工書心。始發之後。及強而多。其神自轉。良而知良之不可乎。且人素守此。雖萬般之而即板式。且不從守之。或移手而要其自信。非此道就馬。不為。良自持不。故發為其足增。懷宜加有偶失之。轉念志終之可消之法。厥旁觀。然猶難共。錄此表焉。兩。其成良之不復。亦未如良固有所不可耶。吾想斯時也。即素知良如簡子。亦未聞一語。而爾來或人之告也。易於人情。於素所推崇之士。一旦聞之。誠許。雖不集註語。抗據為之代鳴。果已。然而代鳴之。提其耳何若重試之轉足愧其心也。或殆欲以一告為良勸。而汗宵小之。則擬於告之先者。加些人情於素所敬服之一。關他人之欺所。又不集開幽室陰陽之明著其技能。然而明著之。其成其。其何若親歷之益足堅其信也。或殆欲以一告說良。而致而全。昔之召則付於告之後者。毀也是良之強復而類十金莫之反命。而精良工皆在或人一告中也。而果也良錯其復矣。當其領也。良不嫌乎顏之厚。美不勝其色之驕。及其覆也。美不禁其意之極。良轉見其神之德。兩人之情形固異也。而樂也。蓋其與良富在昔也。良幾稱粉以自雄。良若周旋之無譏。及在今也。其得威名之能。良覺初念之已非。而人之意。既問外也。何也。良之不。或且未知安問于美。何謂子猶以掌果謂良。竟不知其不可也。乎天下自有有才。者必難有守。當其才堪自現。方意氣之俱隆。屈抑在當。遂毋不措自為。其狀擬若良之不可。始末固亦有殊也。強出於或人。初若隨之近。慎命衆之簡去。仍懷羞之美。論良而。吾為良惜。良而不可。吾為良喜。今已入人所不屑也。良乎乃亦有守。若是乎天下自喜成名者。未必無處節。當其名猶未著。而舉止之自閑。始獎賞出私。人每不暴自行其結納。若良之不可。亦向外求。嘗道也。或人雖物。豈真並之過。待簡子。縱殷勤。豈防之終。良而可。吾為良責。良而不可。吾為良憂。曲意伺人所不願也。良者乃亦有如是乎。今而役知其弗曉良。良將賤矣。其規定下。授取金題六磨在十一磨不變而至竟亦假望陳

天下之賤
王也
或以告王
不可
或以告王
不可
滕文下

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 大野集 李 澤

因告而請復欲有以自見也蓋或以皇極告良亦欲微良而使復耳因而請之殆亦有不能忍者乎且人當領受之餘苟無人焉為之建其意則雖欲有以自見亦阻於吾退之無由矣天下人才屈抑往往身受者未明其故及旁觀代為之不平遂奮思自其誦而雪其恥者如吾所述王良與皋梁之事可借觀焉蓋其之以職工反命也一之為甚既大負諸君之責以兩不相謀豈尚存顧有復為之隱不謂或人為良憤為良憤而相告也故特公論以相和而語無所附辭似何其好則海言往往難方且以枉身一誠容當時之欲其執職欲等無指之勿嫌而情厚厚更指暗有規諫則自為謀不免以復從徐爾諸片語而股如而重望乎或之告王良也殆謂良本可致爾良也末述廢斤之遺局外者或深疑而局內者則固原之知或名久事有初豈願無終者已虛與委蛇焉爾于此中之杆格天庸知人所交口而連若不通足以證吾所學而益增其聲價之高也既妄言之何妨要聽之乎而願作永伸之見非流俗詭譎之說無識者亦先懷恨而有識者則轉幸之矣知已有人一職尚思復職掌已極相仙蹤無望於其日之周旋夫謂知人所脫脫而嗟不遇以潔吾之身而獨絕其再之者也既一誤矣又可再誤也予而獨為自賄之謀乎乃良之則或言而復漢諸侯者則亦有故必蓋觀之取而責以生強漢亦豈予之所懼也前此倉猝相識一覽焉而識生平之誼倘若堅執其口而始太決乎人心則未可通而幸微陳之有路必因傳聞之辭而遠從自工理合亦在予之所甘也後此據報在戎早遲料焉而有一定之權衡即暫屈其躬亦復何傷於初志而登羅中止畢云康狀而無窮然則請復之心即處人未忘知也而義乃微若若盾也哉

或以告王良 孫真集 姚文樞

有轉以相告者異乎其為職工也夫使或不以告良則王良幾以職工終矣或之告良可少微從求全之說非彼毀者所得聞凡非彼毀者所樂聞大誠知其不樂聞亦何必使之得聞乃既有毀之之人即有聞其毀之之人其人不亦辨其毀第即所聞之毀以聞於彼毀者之未嘗聞而被毀者非樂聞而被毀者固已得聞其反而以良為職工當此之時在良其以一日改過之舉未悔其情因指以一語之微語而姓氏若有弗屑道則變其之去不告王良者勢也在予子以平時後仰之常思道於因指此無端之使令而情事有所不暇詳則前子之未即告王良者情也良其不告良而連變其之言以告良者正賴有或也亦不此知心之非而偶然共事既連非笑之相和或而果信良也何不為良謀其若而不必詳也但遂以告之可也前子不即告良而前子之意以告良者何幸有或也何幸受委任之舉而連有後言轉致請疑之支解或而誠良也亦當為良明其故而未易明也婉轉以告之可也且夫流俗之誹謗至無據矣出一言以傷德輕者與之傳附會焉而愈夫其其非復急毀之過實觀以或也良其既不難借道流之誹謗口實以快其私其也何心其初也何心其後一變其之言以為微而天下之為王良者已若其出其定評也此告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斯固良之所無可知何者耳且夫世進之遭際更無定矣試一事而不效而眾口同聲指摘焉而益增其咎雖復其用之遠才哉相也福厚已久而遂因偶幸之誠抵債不平而為其毀其語也非許其進也非毀其一職工之精以為其而天下之為王良而無解於職工者莫不慨其而太甚也此一告也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者也斯又良之所引為知己者耳蓋王良之而良之為職工者易而為良工矣或之告何可少哉

賢蒙上文虛極下意復二凌空發議不脫不結龍當以健民欲擊碎虛堂

良曰請復之 良不可 博報集 吳荷鑑

觀蒙士進退之閒而其人這矣夫不可之謂亦視人之能知我否乃不知而請復知之而復不可此何為者也且一進一退附亦足以定人品矣無可進之機有求進之想則其人固有可進之機無欲進之則其人不可進不進可進則竟進何求其於人乃為可貴耶而正不無日不獲一食於良乎何與職工之語何為乎米爾斯時為良計者亦惟是一之為甚其可再求復有以復之說進而不可以終屈者不可以再辱矣况以言乎請復元獨斷不可者而良獨否否抱布世之亦必思所以自見而既受當前之辱猶亟亟力圖其後效而不欲明言其過人之技亦何地不可自容而適當其理之來猶微微然屬意於一人而不忍變計曰請復之豈真其即不為屈損其名不為辱無可無不可之意耶雖然無不可者不在己而有不可者不在人良即能以今日之事蓋其前由美安得不以前日之夢就其今而請而能復固不必如其不然則亦已耶而良亦否否且夫丈夫不受人情不抱之來竟見之去則再三之禮即夢觀其不為而不謂其偏於意中若竟出於意外且夫陳士感思知已始知之毀其揚之名則終始之毀即庸流亦當思所登而不謂變更於事後者其則於事起蓋當其未復時始之以請繼之以強亦惟惡美之不可耳彼王良何不可之極而期其肯之終日不獲者今則一朝而多獲也而期其肯之稱為職工者今則天下之良工也而期其肯之請而復復而可者今則不得請而出於使不必強而得所掌也前子曰我使掌其政米而即以謂良亦以良固不待強而復可耳而良更否否凡人當觀之立斷先聲或本無成心而惟此取然不問早定權衡於昔此凡人初念之偶轉轉念或不無顧慮而惟此決然舍去并無懸慮於將來斯時也有從而詢其後者曰前日之請復若是其有盡今日之不可何為其無情也有因而疑其先者曰今日之不可誠出於真心前日之請復亦疑於多事也有從而議其前後之失者曰前日之請復既嫌於屈已今日之不可亦近於沽名也而良亦皆曰否否

必欲得聖人之微則再試者果堪任使矣夫良之精微蓋真誠為
 聖賢者特以此以自負其名耳夫果相與而以其數令使人
 抱咫尺之義而不知變通以應時宜其一端而不復與夫惟夫
 之見拙者特窮而見其巧往往以一人之身而復見其精微夫
 其精微者其微也見者方其以為其自中人計之早不難操券
 以結主知已之盟上之官或以告其知者方其以為其精微者
 之與衆已無以自明其尊也受其者亦為其精微而再求其不
 免重貽之怨也即良之命也而良果想思然無與與焉而前
 而後胡于其更無與之命也而良果想思然無與與焉而前
 曰良誠哉聖事夫夫心願欲得聖人之微也實能左右之其始而
 繼而始終而結其精微者則子為不知人乃良以良工為其
 既而之彼中原雖遠如意一朝之頃而獲十餘士之不負其
 德而自售者大車顯其唯士君子少之所望歷久不撓之既
 神行權達變始之見斥於吳若正良之所以為良也今之易敗為
 良者正良之自屈其良也其必欲勉圖後效而冀得當於美者正
 隱示以圖之所謂良工于亦優為之也果也反命有言字來有使
 謂子欲得良為美者良亦固得美而為子重一州改撤開
 望日陰良海者逆意皆成焉因之有感于士貴能自立耳焉法
 俗之粗長良足以介意者良何不擇再三之辱也合意未伸氣
 自結夫卑卑陳才欲試何更妙於將移自來權衡之門每因一人
 之喜怒而天下之土遂厚焉良其風哉其意而思得一日之見
 知並有願陳無路求其便令而不得者良不既引之有簡哉全
 情其胸中矣燭燭獨之精微良改于此渡者良何亟謀捷徑
 之方也生平得力原非復智而前其意固切轉若非而今是
 自來抱道之儒每因一時之風而進身之始早謂然更其故與
 變其初心竊幸美名之可而直強合取容甘為所辱而不顧其
 良不從任情之與直強然而請復之復良更不聞與美來者良
 固毅然有所不可也則良仍不失為良工也

以復來者皆意不甘於受其辱夫美與良何必復與之象也
 良之精微也學子特以此以自負其名耳夫果相與而以其數令使人
 抱咫尺之義而不知變通以應時宜其一端而不復與夫惟夫
 之見拙者特窮而見其巧往往以一人之身而復見其精微夫
 其精微者其微也見者方其以為其自中人計之早不難操券
 以結主知已之盟上之官或以告其知者方其以為其精微者
 之與衆已無以自明其尊也受其者亦為其精微而再求其不
 免重貽之怨也即良之命也而良果想思然無與與焉而前
 而後胡于其更無與之命也而良果想思然無與與焉而前
 曰良誠哉聖事夫夫心願欲得聖人之微也實能左右之其始而
 繼而始終而結其精微者則子為不知人乃良以良工為其
 既而之彼中原雖遠如意一朝之頃而獲十餘士之不負其
 德而自售者大車顯其唯士君子少之所望歷久不撓之既
 神行權達變始之見斥於吳若正良之所以為良也今之易敗為
 良者正良之自屈其良也其必欲勉圖後效而冀得當於美者正
 隱示以圖之所謂良工于亦優為之也果也反命有言字來有使
 謂子欲得良為美者良亦固得美而為子重一州改撤開
 望日陰良海者逆意皆成焉因之有感于士貴能自立耳焉法
 俗之粗長良足以介意者良何不擇再三之辱也合意未伸氣
 自結夫卑卑陳才欲試何更妙於將移自來權衡之門每因一人
 之喜怒而天下之土遂厚焉良其風哉其意而思得一日之見
 知並有願陳無路求其便令而不得者良不既引之有簡哉全
 情其胸中矣燭燭獨之精微良改于此渡者良何亟謀捷徑
 之方也生平得力原非復智而前其意固切轉若非而今是
 自來抱道之儒每因一時之風而進身之始早謂然更其故與
 變其初心竊幸美名之可而直強合取容甘為所辱而不顧其
 良不從任情之與直強然而請復之復良更不聞與美來者良
 固毅然有所不可也則良仍不失為良工也

固雖可而如為其不可再矣夫其所以有所謂而復明宜良以
 有所使而無不可者宜知其一不可再乎始非謂子所及料此且
 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也下此者以身入世要亦計於不可不
 問有已求其可而人不可不者故道為一身而計其不可不
 持而守之於終身有人見其可而已不必可者故道為一身
 其而而後之失倫早已審慎於先然欲進則退欲退則進此中
 轉妙之妙如非他人所能窺測也王良請復良道不如身不可再
 而而而欲得良之可以見復於人之可也然則良道若不可再
 而良且恐不可也幸也強而後可人生獨理之者在當局收控於
 一試可由於其美之先有不可者可知也胡為乎執收布圖竟致
 以下氣生解婉轉而作再三之說不恰於名之舉在志士凡有所
 不為強足以可美之無所不可者又可見也胡為乎前欲得良
 故以片長薄俸希冀而深為一之思其可也其理也其可以終日
 不獲一舍者便之賤其即可以一朝而獲十舍者便之良也噫其
 之可強也若良之不可強也吾甚懼於不可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之立也也東正不阿理有七辨於世故即才不德而而而而而而
 且據說者為常則要聞舉之隆內而生平不可之理亦進而而
 阻也而良何不憚其煩也舉士之何名也如音偶遇不意感於
 衷懷故當寵命親承而苟以位置自高者為未洽勸堅須之而回
 值低前望可之愈勢乃大相相得也而良何獨見其決也此其意
 爾子不知也世世之及以今來假方以為富貴逼人當亦情所
 然然受此乎向之難以相從者固有此良也而執意卒不可也報
 然不四之怨何敢稍收於崇朝古今來學士文人固片金之壽
 後而致抱生平之悲憤者其所希於不可者未指也而如良者
 又何致隱隱其術哉此其情變莫亦不知也求執士之本以供
 役少以為操服自當亦盡所食其從沉乎向之難以相就者亦
 即此良也而執意卒不可也決然舍去之情何待遲疑於當境太
 壇聞名流碩彥有固一日之權衡而遂定終身之出處者其所辨
 於不可者有素也而如良者又何處頓其操幾何也良雖可
 之時已早缺一不可之先來也此其所以為良也

良曰請復
 女乘
 請復之
 三字
 強而後可
 不可
 勝文下

彊而後可

不可

一朝而獲

獲十

學其反命

不可

同文書局印

彊而後可 良不可 鳴寄廬譯 姚啓寅
彊合者所以愧權倖其志堅不可屈也蓋良之彊早有不可之見
存而姑試其效以愧其也此簡于掌東之使必不可屈與且天下
有兩不相合而彊與之合者不可之見立判焉已本有所不可
而不可者於不可必欲強人之可也此豈僅求人之可
忘己之有不可哉蓋早有不可之見存於中始進就其使人之
可其所可者抱愧於無辜而一己不可之操乃固之而益見其
職良之不獲舍而良即請假一若有不可受降之惡而欲再試其
能者一若有不可自降之處而欲急驗其效者第其既目為賊工
必以為詰問之事不可與良圖功也掌東之招不可與良共事也
向林麓而觀禽良必不可也思即原之提復良必不可也唯
嗟天下自此無良工矣簡于掌東亦無意於良矣於此而欲有見可
之意且有許可之時是非彊之不能其彊也非有趨夫附勢之心
也非有收節還時之習也非因賊工之毀國激以永伸也蓋早
有不可之見存於中而欲以彊而後可者則其彊之趣與簡于之
間也觀觀人世災涼之態當有始據其勝諸諸紛來雖無其
言立至曾不計此日所視為美材者曾前此所視為下士者也一
事之優絀先後若此其殊途良始始為賞試乎無知惡者不悟也
此正良所熟計焉而固有此彊也而謂良甘為異用也烏乎可
覽當世權貴之門常有相士於初蒞數才舉策進於大林生平
曾不計今日之供我指麾者即昔日之重負委任者也此際之權
宜作舍屠龍天原意簡于安能顧指使乎無知聞者不知也此
又良所逆料焉而早知有此使也而謂良甘為簡于用也烏乎可
一朝而獲十金反命而稱良上掌東之使出簡于皆良中事
也豈真僅關於美絕無成見哉豈真僅事天兵復無定策哉彊之
不可良於是個乎遠矣因世而曲為因迎而嚴為極能持權
之樂處其侮玩而不和而離而勉為命由合而仍為離能權能
立之中曾足使豪強之抱愧良亦人傑哉
不拘拘於備題而置而執抑事發自然中肯非於時策中尋生
活者

一朝而獲十 獲十 文鴻集 顧 蘇
工思良於一朝為其說遇而獲也天一朝獲十則掌東守矣然而
我我馳驅耶說遇耶天下之良上豈無以辨之者且人惟中懷
獲之見則所守位喪於一朝此本有不離於正而流於詭者自世
俗之品題不真而特守身正之人不得不變而曲為一試噫亦
賊甚矣焉得謂良哉說在王良之請復而獲復可也斯時良之意
豈其不獲良之意期其獲良曰終日非如一朝之暫也而不獲一
也良曰獲一不如獲十之多也取即以一朝請也於是掌東之澤
遇禽於中國雖然良固工之良也良而非天下之良工也則可良
而天下之良工也掌東有羅氏牧師之豪胡屢煩戰戰戰戰之
戰令一朝而畢而禽然不與良遇可奈何即令終日而戰而其終
不能遇禽可奈何此不與良遇及命而當其戰我馳驅早為掌東
者所竊笑矣如此其可乎哉且大是役也不為良計不可不為
簡于計不可不為良計為簡于計而良不能自為計則更不可言
乎為良計則一朝而獲十也獲所以當其處也為言乎為簡于計
向者之衆因簡于使也獲所以報簡于命也意當與命報矣良其
甘此良乎夫人有終身以能自處一朝變而之止指此時而良者
也亦有終身以正自守一朝變而之詭指此良而賊者也良而非
天下之良工也則可良而天下之良工也安可不計夫一朝獲十
禽之良安可不計夫終日不獲一而一朝獲十之良然而美固不
知其不可也方胡謂然自以為知良也曰天下之良工也簡于亦
不知其不可也且猶稱良善良之能知良也曰我使掌東女來也
而執知謂良而良斷斷不可也何也曰吾為之說我馳驅終日不
獲一為之說通一朝而獲十也
字字鉤串語語斷制而行文之妙則筆如風雨氣拔波瀾

學其反命 不可 文鴻集 參贊
反命而轉其志宜哉士之有所不可也夫今日稱良之與即前
日賊良之與也宜良則簡于之使而決其不可可也且庸流之
識士君子之不才也然不驗諸愛憎無定之際精無以顯其堅貞
有定之操人第見今日之所獲大異乎前日之所獲而不知前日
之所獲轉勝乎今日之所獲於此而中無定見焉然任世俗之轉
移而志即先無由自決矣復復而獲禽良蓋惡美之謂其不可而
故則出其所以不可良蓋惡美之謂其不可而姑體試其所可耳何
害不知良之不可而第即良之所可者再為反命而轉其志以良
之名或喜或怒無常之狀豈不可以常理推當其地入告之餘若
不料良之具此奇能復以賊工而置諸度外則稱所及在旁觀
於其又將為良大慶其道遠近皆驚之流更不可以佐情測
當其振振有詞之下若不科良之負其能則賊度以賊工而手諸凡
庸則皆踴躍而前在局外觀此情勢必為良厚期其遇合美轉謂良
為良上愛良者莫不為良幸矣而抑知今日之良其前日之賊
良皆出自自變美之口哉吾試即簡于掌東之使而深觀良之意
吾試因簡于掌東之讓而靜觀良之操持轉移之見証據真耗耗
今快意權權遇其變時之權而而權無改度美其名者終有變
殊其之嫌欺介之數自登其字就今付權權進時來此日之傳呼
而賊然不後廢權權者拒改潔白自持之善良之不可正其所以
為良工也天下事操權已者有可遇而出諸人者無足嘆以良也
機材破誠所不知不台安自安時命之察投或決諸隨人而顯光
則之一任變美為素其所以為良工乎請復之不可不為良
掌東之不可不可良為良亦惟以操權已者自其推衡而已矣
天下事由於心者有可恃而後以擊者無可說以良也實注名顯
毀出非無要無生乎之說或依何阿而無端忽抑一任變
美所轉移又焉以成良工乎彊之而後可良能復約謂之而不
良難復也良亦難以掌諸心者自決其從違而已矣選龍其言良
殆於美反命時而早有不屑之心也雖稱為良工亦安龍彊之掌
東哉

使掌與而不御者且差與比矣夫掌與之使欲其與美與卑
良乃應微其不可不且差與比乎且人有惟我所使而無乎不
可者大抵存何比之私無差與之心耳抑知不可使而為使安
必叶比弊之害不可使而却其使庶幾免比匪之傷而或者不察
未嘗深鑒其不可明微其不可而轉其為可也蓋亦是一說之
微猶不肩澳溫而出此非反命而曰良工以視賤工之機幾難比
而同之斯時射者之與猶與射者之良比矣倘射者因願與御
者比其亦思御者之與願與射者比否乎而簡子乃不計其不獲一
者何如範之也能獲十者何如遇之也曰是殆貴與女乘義我使
掌與乘貴乎善御而御之善者每與與射者相比有簡子以使之
楚所云趨如組而射如舞者可為王良詠焉矣雖曰執鞭亦所欣
慕不誠適當其可與掌與乘貴乎善御而善於御者必不射射
者之使得王良以使之覺所云發五祀而後五服者又可為聲義
詠焉矣得一知已可以不惟豈轉有所不可而執知簡子之使
惟欲曉此夫美而不端美之為何如人也且欲良之觀比夫美而
不料良之早辨其不可旁證其不可且且辭以不可也夫使曉通
而不獲則使掌與乘何足處範範而多獲即貴與乘何所比今即
其不獲多獲之聞而比而觀之覺不失其美而舍夫如破者良非
把攏於詩人美不既通成為小人乎美既通成為小人人良猶可視
輔於是人乎曰不實見其有所差也曰請解決其不能比也觀於
王良之已事而知御者與射者其差於比且然矣謂術之卑者不
必自高其岸岸則比不何足論而不知不足論者正未足鑒也
良以為智掌與乘已可差與美乘尤可差焉不故以偏比之執
蹈卑劣苟賤之行都且猶然也而射御其小焉者也謂業之賤者
豈必自動其性情則差不差何足計要之不足計者正有足例也
良以為與人掌乘不為比與美乘求則為比焉不謂以偏比之故
失處落光明之素者且如此矣況射御其微焉者也掌與乘之使
宜若可為矣然且曰衛弗為也奈何枉道而從彼乎

蔡大士終不徇利見之辭來之言矣夫簡子使良掌與乘良當自負
為良工不辭矣乃計較於馳驅說通之閒而賦詩以逃君子於是
謂良賢者且小人之於君子有時信任之極其若君子之待小人
歸於變動之不失其正不用其長無以關其口不慎所與無以見
其真卒也恬淡自高不離初服識者避焉如簡子使王良與美乘
乘其復禽之難易不同故稱名之良賤亦其今天美小人也良當
承命之始胡不毅然辭去而依首下心甘與之揚和運水曲違
一日之能忘志其出庸弓奴隸人下雖然良以為奉大夫命偶也
義無敢辭迫良境古法而違合是工後且將習慣自然矣雖時簡
子曰我使掌與女乘重王良與美乘也意以前之難其請者所
以激其本今之重所掌者所以專其任使人前致辭曰良誠良工
一朝而獲十禽一時善操車者無出厥右前者終日不獲一吾不
之罪自今以往其惡心聽美所命而亦必自鳴得意曰唯唯非
我不實與美乘大夫有命敢不拜聽且現獲禽為利則不惜奉
指臣以省括之長惟速訪為賤工益自志成法於生平之學用期
充當乃公而執知其翻然如有所不可也哉其辭曰吾為
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說遇一朝而獲十由前之言吾為
之是由後之言則吾為之非吾若是無志者第唯是俯仰隨人
揣摩意厚自取謙遜當準一顧盼云爾故於是肆言將脫高歌
陳陳新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賦小雅車政兩言有云不失
其恥舍夫如破者曰大大使我掌與乘謂我我思之其美其
小人我不實也請從此辭蓋其語輕而其志已不可轉矣呼美誠
小掌與之使固由大夫命來也良縱不可亦當婉轉此故以復
厥命胡為悍臂去終已不顧耶說者謂乘之所重者在範而今以
就遇良良不良矣君子於是謂良誠天下之良工
古意厚掌已造龍門勝處

節不可屈恭法當自守矣夫使良而可掌與之使馬倘予利也惟
美不可此馳驅之範所由先述所為歟且天下之能守節者皆天
下之能守法者也惟其能守節也故身名自惜相需皆難相從
亦惟其能守法也故執度常備自信者何妨自述則直臣馬而節
貞不變都回德焉而法奉如常矣如簡子既以掌與謂王良良
良一藝士也司勳駕範範難常備而役等執鞭風範何何
城吾意良於此必將曰承大夫命吾不敢不為之効馳驅之勞哉而
抑知其不可者良當知過難隨同事者方以為可就良當遵幸
後旁觀者亦以為可促胡人皆謂其可欲為之範驅而不得者良
不謂其可使為之範驅而不說也則念方範而難忘事屬難
宛有不移之氣節自服役既久簡子方謂可運而來良自龍命
既如美乘亦謂可招而致胡彼皆意其可而使良為之範驅者良
不以為可而竟弗為之範驅也則想遠範其非遠覺難為範驅
有不敗之操持則良而不可簡子美能相強或獨是不可強者
節之良而有可白者前規之奉人善素志未往佳隆令可
覺超承之思後況身既居半賤便復出於豪門倘非操守素服
曷能於委任驥及之餘而弗甘曲節人苟初衷無愧往往持何
證不禁追述之難雖況半生既去寺寺成規日豈或忘乎故轡
可知初心可白弗覺於控縱自如之下而時切思懷馳驅之良
故自述所為然則良初不敢違特予美也為之執轡而前連連
有方馳逐本諸素習為之展輪而往周旋合度馳驅率專良則
良而反已自始金信堪共諒耳故登車而備途以赴吾行吾氣
防範不敢偶踰乘馬而守轡直前吾善其就範應為共許是誠
良之所為覺超平範馬不可必清十範焉乃可也其始何敢薄待
乎美哉然而良初亦當重視乎也為之妙譽擅之御轡和光
馳驅一單法標為之極操縱之能勝於昔年所驅策孤獨則良
而撫躬自問隱衷殊可共明耳故執鞭得以進隱吾守吾現成範
常虞備趨向郊原而騁逐吾備吾度往範何敢或是一念乎良
之所為覺無範以御馬不可必守範以從馬乃可也其始不當重
視乎美哉則馳驅之範誠以非此不可也彼說通良其初心耶

吾為之範我範 舍夫如彼 舍事新編 向人錄
明復與不復之由而觀以見志為大範範者起說通則其範
夫矣不推其範實固之豈其舍夫如彼者乎王良之謂周詩有以
哉實思先王以成法利天下而古今受其範焉此固不容一事之
偶違一人之或越也乃自屈伸互異巧拙並陳其得失之殊致者
實為邪正之分豈不明極其由哉蓋古人各有所範範者固先我
而示之則也夫大以事範命其範也則其範之章莫也諒其
失之於其範者亦必有其由而後其範之章莫也諒其
者其必有合也而後夫範者其範夫從從之與及以從人
之從於不從夫範者不吐夫其範者古之展轉而往者其
矣多也而抽夫范中遠極夫上段下段之於終日不獲其為之
為之範範驅也一朝而獲十其為之說通故也範則不
獲如彼說則獲矣如此天下之鳴響通矣範可壞法範移為
迎合如是將吾人之和鈴而中節者安在抑復詩不云乎不失
其範舍夫如彼古之天下通乎一時之人心無固利乘便之智
故能德者姓與與者統天下至極終分應其不敷迎時好而景
成規其範所以不失耳而當日之負夫範者何巧而力也蓋我
馬以赴前而前不夫井大年以從範範則獲範而範而範
不待範之獲益復大之神焉持言固隱隱其可會哉古之範範
彰明一時之車作其守典奉法之倫故其範則中規中規其人則
允允允武至於私範私範亦莫不具焉而呈範投舍夫所以如
破耳而當日之既開且範者自整以暇也通車徒以趨中廣式
模範車丘石以燕天子不涉範範發小範而獲大範夫之破並不
必範之夫其詩言應思其未達或至其卒章曰允矣君子展也大
或吾今日仍範我範已耳範通則非所習也
愚深建慶詞旨錄

吾為之範我範 四句 文獻集 蔣祥輝
述與衆之互異非大夫之為政也夫與衆豈有不主範範而主說
通者而不獲與與分焉是豈其之為哉想其聞堂與之命而會
白其不可之意曰天下事惟操之在吾者為足據耳操之在吾則
當引人以就範而不肯屈吾以從人乃有時以引人就吾之範則
為屈吾從人之謀且若不將屈吾從人之謀即無以明引人就吾
之範則亦不得已之所出也其與大夫之以順上職吾也復以良
工良吾也也吾者惟大夫良吾者亦惟大夫豈不以與與良之名
皆自大主之而非吾主之乎然而吾猶知吾與吾之自命哉責
始進之端若展布之有階而後從範範既未先傳人不肖之心而
後日之委蛇將何所底無吾之自命又責有權宜之計當非機之
變而過事激耶終無得自白前日之權而先王之法度亦無由
彰彰前之終日不獲一舍也吾豈不義兩難之俗吾豈不義三孤
之占何以獲而吾者非不為良責之卜而虛而往者竟未得片羽
之價也無他吾為之範我範範也夫吾豈不當範範範者幾乃吾
方守廢控之常而彼不能量縱送之巧轉若古人逐水曲而交臂
之良執之通指為病也其吾所不料也及後之察朝朝卡也吾豈
能指三驅之法吾豈別有兩界之奇何以操六轡者不過費低順
之功而發五範者已不啻疊疊之數也無他吾為之範通也夫吾
豈其欲範通者幾乃吾僅以為嘗試之技而彼已不勝欣喜之
轉若世人效進迎於便後之隨風之甚合人情也其吾所以笑也
是非吾之前傷而後卑也亦非吾之前固而終通也天下行習之
途論是非不論功過吾說吾範而固而得通而吾範自在也吾行
吾說而轉若得功而說終不可掩也吾豈不早定於平時也君子
託身之業辨後他尤辨屈伸吾豈不就吾範豈不早得見後而不
兌吾範之拙也吾復不託於說豈不長此見屈更無以使吾範之
伸也吾是以暫為變計也請為編車扶之持而彼安能盡吾範
者眼題首一吾字通篇篇篇皆活寫傳王良心惡出其點題題
而亦復極力振奮有洞胸徹札之能

吾為之範我範 四句 文獻集 孔昭熙
述不獲與與之由因為之者莫也夫與與固宜範範而不可說
通也乃不獲與與後復不同良所由通其事以明為之之異殊良
若曰今以執範範之自有法度也當通法而引人以就範以就
容範法而屈己以從人孰如通法以從通法其範而法以就反
見其範不知者方以從之前復兩兩謂我於法度治始而僅
於終也而豈知我之法度固伸於前而屈於後耶今夫大以掌求
命也亦不知吾所以為之者何如耳則或為大夫備通之水曲交
臂之良執吾範範者於居居豈當大知駕馭範範而外原範通不聞
之度乃何以法必守三三得竟難備片羽而外原範通不聞
往而實範範範利之流風吾豈早辭大夫流風豈敢通範範
一任其或左或右之情而無如易難以隨風馬中的遠見通範範
曠野遙放卜得心而應之蓋吾始為之範以範範也駕車範
吾惟守範範之常範範範範範吾豈教範範之辭而範範一推未
即僕夫僕使使不違於日其終日而不獲一也其吾所不料
史造吾範範之試以範通也變計自行吾姑為權宜之術強顏從
事吾範範範之功而果見五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是變其一朝而得十也止吾所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亦逐舍無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吾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則何且外對重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吾範而不見任吾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己得大正形之下獲不獲乃大其材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論豈以是見功通亦甚無恐耳假令吾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而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於風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自正用吾說而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乃通殊分豈非吾之為之者有不同哉請為編車扶之持則掌
求之命願為大夫辭矣
曲折題題最合當日王良口吻與某寫題面者床分上下